

吳越春秋

四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趙曄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作無餘

夏禹

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帝王世紀曰鯀而顓頊之子字熙連

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也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雍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鯀娶於

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年壯未娶嬃於砥山得

意改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

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史志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嬃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云

神珠意改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

家于西羌地

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三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

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

帝堯之時遭洪水

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闕塞四瀆壅閉帝乃

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

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廢所

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

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豈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很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 四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

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

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

為黃熊以入羽淵杜預解熊音維也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

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人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

作能者勝也東漢人崇事不用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

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勲禹

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

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淮

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況思乃案黃

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王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

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

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鬴謂之覆鬴山一名釜山鬴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

而朝之於釜山在越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

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

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

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徐天祐曰禹未嘗兩

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此禹治水之年通絲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

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

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復返歸嶽乘四載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山行乘播櫪音

以行川始於霍山

南嶽衡山又名霍山秦與泗水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

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

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

鵲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

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昇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

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註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

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會稽
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其九

焉可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

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

尾雍雍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

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

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
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

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

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
步自東極至于西

重豎亥步自南極蓋於此五許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

亞鳥格切笑聲易象
曰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

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

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
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

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

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

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

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

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

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開縣西南今壽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岸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

山水曰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舜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

煖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圍一名闕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

何源所出察六扈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

志疏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决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

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功不能負芥接之則委靡墊浸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

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滄

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開伊

關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關平易相土觀地

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

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

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

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

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

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

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

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

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

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

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

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山州慎慎當作鎮之功外

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

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

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

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

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復覆

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

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

麋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

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

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

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

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墨子曰禹葬會稽葦楫桐棺

喪三領桐棺三寸穿墻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

等葬之後曰無改詛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

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傳百

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

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

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史記註謂無諸曰嵩高之北

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

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上以種

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

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

禹并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

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

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

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睥睨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睥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常立當吳王壽作允

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越世二家二十餘世至

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桀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

越之存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
虫解范蠡楚三尸

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鄰人按鄰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鄰人蓋鄰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臯如等皆其姓耶入

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道行也

軍陣固陵范蠡教兵城也水經註浙江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

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

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三雖

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

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

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

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

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

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

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

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

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
逢同曰何

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遠殺湯
夏臺索隱夏臺獄名有以曰均臺

皇甫謐云

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地理志何處

地在陽翟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即所囚之室也姜音晉

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

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
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
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因為病越王曰昔堯
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
異不及於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
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
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

五卷下

九二

集

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
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
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
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秦山之
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
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
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於敵人之
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
鬼魄有此下當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

有知字

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
聞古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曰

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救之恥身拘而名尊

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

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

憂此下疑三守暴因之辱不離三獄之囚泣涕而

受寃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

鬣玄孤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

朱鬣目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

乘玄玉百穀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

伯姜里之因此云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

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

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剝之

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

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

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
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

暢達之兆哉大夫計

兒越絕碑作倪史貨時傳越王勾踐困

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駮案范子曰計然者楚
文釐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云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
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
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

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悵之

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諱說用而相欺

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

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

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

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
仔有音彌計亦作大言

人足矣何必從心
所欲大命羣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
國語作舌庸

曰大夫文種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

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

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

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

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

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

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

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
分去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天
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
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二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
冀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
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
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宜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
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
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
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
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
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
奉命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
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
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謀臣

謙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
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
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
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
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
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
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碗曰候
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合
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

吳越下

全十五

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
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
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
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曾中曾無怵
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翩翩集洲渚兮
優恣啄蝦矯翻兮雲間任厥此關兮往還妾無
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兩音獨兮西

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惛惛憂也詩憂心惛惛兮若判淚泣

泣胡火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今日彼飛鳥兮鳶鳥已廻

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何復

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

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幸離我國兮去吳

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

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

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

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

曰孤何憂吾之六翩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藉

首再拜辭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天下負

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

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帶誠蒙厚恩得保

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

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

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

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

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况近臥於華池

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
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廚宰之
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
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
而赦之六宰蘇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
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
差遂不許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
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
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
賢不官統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
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
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
自新棄之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
敢語政救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
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
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
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
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

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
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
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
施左關之襦夫斫剝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
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
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
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
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
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
之士吳王曰爲了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
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
憑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
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
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
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
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
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王門
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

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
日開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戌功曹
為騰蛇而臨戌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
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
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
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
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
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
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

吳越下

卷九

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
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
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
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
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
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
之地以貺燕公

齊桓公收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范
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而齊

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

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
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

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
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春秋以多其義功立

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
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大
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
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過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
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
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夜猶
豫言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
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言成湯之義而不
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
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
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
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
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陳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逢戶中越王因
拜請嘗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
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
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

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
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
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
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
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
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本草草以
亂其氣

亂其氣

會稽賦註本草葢也菜名類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斷其根食之會稽志載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葢于此

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

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

吳越下

坐

後

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
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
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
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
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
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
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
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
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

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
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
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
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
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
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
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
上幸其^其不^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
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
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
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
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
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
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
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
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
寡人之洩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
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

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伏
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及
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
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
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
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
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
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
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
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
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
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
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
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
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
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
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虬門之外屋臣
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

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
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
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
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
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
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
月甲辰時加日天徒結切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昃孤蒙上天之
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
抵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

吳越下

六十四

精

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
絕望永辭萬民山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
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